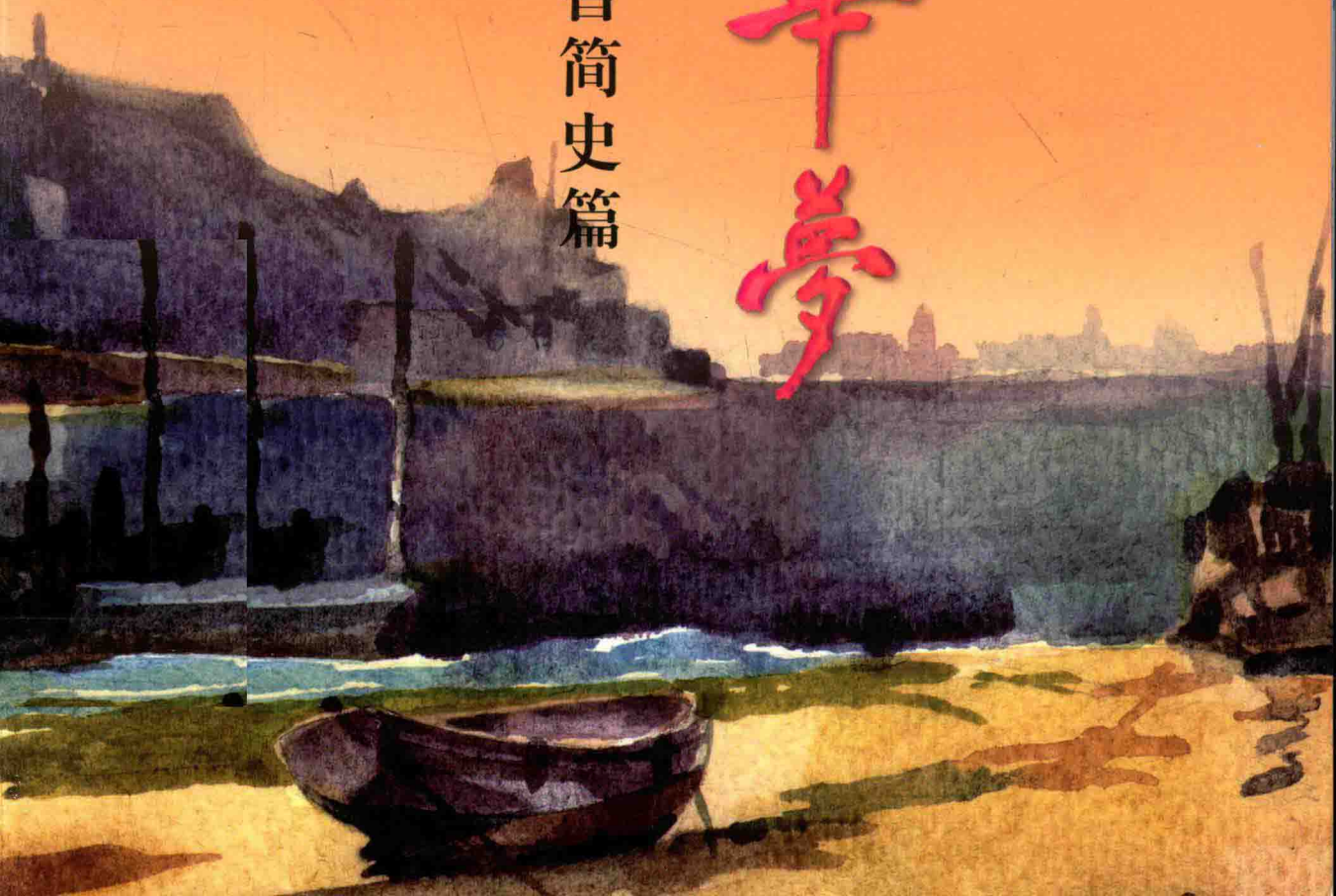


繚繞春華夢

莫广智简史篇



夢華春繞繚

負心人



2014年1月 · 广州



本人简历

莫广智（曾用名：莫平）籍贯：广州市海珠区鹭江村。1923年10月在广州出生。

抗战前，在培正中学肄业。1942年4月参加七战区政治大队。1945年1月——10月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1946年4月——1949年10月在香港《华商报》工作。

解放后，1949年10月任《南方日报》广告科科长，出版处、经管处副主任，直至1984年3月离休。

现任《华商报》史学会、联谊会副理事长。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广州锋社话剧团、香港中原剧艺社联谊会、文通学社、广东岭南诗社、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培正同学会锋社社长等联谊职务。

自编出版《百花璀璨漫诗篇》、《更从吟唱颂山河》、《梦寐寻章寄衷情》、《她在丛中笑》。最近新出版的《缭绕春华梦》简史篇。

册名挥写：黄峨

封面设计：翠莲

编辑：小吴

校阅：莫平



黃昏思懷（七絕）

落日熔金靄霧散，江山万里掇崢嶸。

云濤蕩漾長空邈，繚繞春華夢舊情。



自祝寿辰

常思老伴早登天，企盼他朝再结缘。
九秩回眸怀旧梦，春华缭绕若流年。
纵谈战火存亡道，今悟和谐史册篇。
自信正能量力好，晚年长颂媚山川。

沁园春·编前寄语

日敌南侵，屠杀人民，烧毁故园。我青年学子，抛家赴难；
同仇敌忾，抗日声喧。进入东纵，沙场宣艺，好比当年一战团。

香江荟，看传媒战阵，挥舞笔端。

凯旋，建国腾欢。

又岂料文革诬蔑冤。幸党群明察，核查平反，春风解冻，
迈步无前。虽近耆年，犹怀壮志，犹赋诗词撰史篇。山河丽，
铭思中国梦，奋起昭然。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目录 CONTENT

《浪淘沙·喜观日出》（词）	1
春华年代	2
我的家乡——鹭殊春江	3
小康大家庭	4
广州沦陷，逃难香港	6
附：《沁园春·贺廖寿柏老师百秩寿辰》	10
日本侵占香港，逃出虎口	11
民生桥畔数春秋——回忆七政区政治大队	15
罗浮山下艺宣花	
——记东纵铁流队·鲁迅艺宣队	21
东江水（客家歌——韦丘词·崔憬夷曲）	26
日本投降、北上南雄	29
北粤归鸿	31
回乡治病	37
在《华商报》的日子里	39
再会吧！香港！	45
《南方日报》缭绕梦	49
附：重观旧影	52
“五七”干校风云事	55

繚繞春華夢

附“五七”干校闲咏	58
贬调韶关	59
复职《南方日报》	62
离休后的各种活动	63
附：我这一家子	65
参加各种活动照片（一）、（二）	66
陈鲁直、成幼殊贺寿诗	68
洁白芳菲斗艳开（一）	69
绚丽的花卉（二）	70
缭绕浮生晚岁闲	71
离休偕伴寻芳去	72
乘游轮漫游台湾	73
台湾摄猎	74
编后话	75

封底里：黄昏思怀（图片·诗）

繚繞春華夢

浪淘沙 · 喜觀日出

莫平

寰宇披清紗，明媚中華。

江山沃野綠無涯。

崑嶺珠峰冰雪漫，

錦綉堪夸。

旭旭著桑麻，

催發新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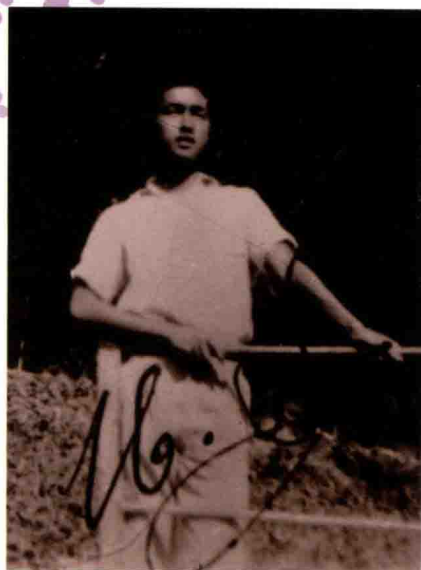
陽光燦照萬枝花。

夜寐沉思春勝事，

夢覺朝霞。

2013 年 8 月





1938 年春小学旅游时摄



1949 年广州解放初期摄于广州



1939 年春正在培正中学
附属高小肄业。照片中英文
是我姓名的简写。

我的家乡——鹭殊春江



我的家乡——鹭江村在广州市珠江南岸，靠近岭南大学（现在的中山大学）据说以前有很多鹭鸟（鹭鸶）栖息在南边小河两岸的丛林中，所以便命名鹭江。当时，家乡父老从南海平州请来一位教书先生，在乡中开了一个私塾，教小孩读书。这位教书先生在村西门楼上题刻了“鹭殊春江”（门楼已被拆掉）四个书写字，意思是说鹭鸟特殊地在这里繁殖生活。

私塾先生姓莫，在这长期教书，一代一代繁殖快，逐渐成为全乡人口最多的一姓族，聚居村中部。其次便是姓车的，集居村西。黄、何、伍三姓人口渐疏，杂居村东。

一条蜿蜒清湛的小河，从南边上涌村分流入鹭江，在一个石砌的码头附近又分两条小溪，分别向村西、北流去。莫氏祖祠就建在莫、车两姓分界的东边。我的祖居莫永益堂就在祖祠旁的小

巷，曾因破旧倒塌，后重建一幢两层小楼房，是村中最高楼宇。

村中小溪旁有一个园子叫南轩，轩内有一池塘，养鱼、种莲藕、菱角，池塘周边种上各种果树，园内也颇清幽雅静。池塘畔建了一座竹棚，一个村老和雇工在居住。每到黄昏一班村老便到这里谈天说地，抽烟、下棋。

近年，我回家乡一次，看到村子已大不相同了。很难找到我家的祖居，因为进村大路两旁都建了不少三两层村民房子，楼下多是外来工租住。村前村后都给机关单位构建办公楼和宿舍。近年，我家乡已划归广州市海珠区管辖。

80多年的家乡变迁，真是一场春梦。也望它逐渐繁盛起来，成为更好的城中村了。

小康大家庭

抗战前，我家仍是一个小康之家。父亲莫兆源为香港外商经营保险生意，逐渐成为一间英商南英保险公司的代理，并在广州设一代理处，在广州太平南路（现在的人民南路），略有积蓄便在东山区建了一座二层的洋楼，我出生在东山龟岗的租屋，4岁左右便入住这座房子；7岁便进培正中学附小肄业，直至高小六年级，抗战便爆发了，日机常到广州骚扰。这时，我的生母刘月坤已先后生下7个兄弟姐妹，（附图片）。广州失陷后，曾逃难至香港，香港被日寇侵占，父亲便失业，经济困难。我母亲长期因病，1943年8月时年50岁便在香港去世。母亲的子女都四散分离，1942年我到了韶关参加七政大，四哥



父亲莫兆源



母亲刘月坤



挚爱的老伴：叶惠斌

进了暂二军搞军需，两个大妹（莫莹、莫瑞洁）各在乡村教书，两个小妹（莫



我生母的七个子女。

前左起：莫燕、莫瑞根、莫莹、（有划的已去世）。

后左起：莫瑞洁、莫广智、莫广照、莫瑞影。（1958年摄于广州）

燕、莫瑞影）在香港依靠三姐照顾。直至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香港才同三姐、两个小妹共聚一起。1946年春，我在《华商报》工作时，供两个小妹在香岛中学读书。解放后燕妹在香港《经济导报》工作现已退休；影妹在华南歌舞团亦已退休。洁妹在省新华印刷厂退休后跟子女们去了美国定居。

我的家庭是大家庭，也可说是小康之家，两个庶母也生了好几个子女，两个庶母之间常吵闹；二庶母的儿子莫广铨（是我的七弟）曾和三庶母打闹起

来，解放前他和生母的五姐莫瑞宽跟上国民党的暂二军邹瑛（他是我的五姐夫），到重庆警官学校学习后当上警官，解放后到了台湾（已病逝）。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庭在两个战争时期形成了两派。二庶母的儿子莫广铨曾在香港一间英文书院当院长。三庶母的儿子莫广诚在粤当医生，退休后去了加拿大，另外三个儿子：莫广荣、莫广泰、莫广棠都在香港开店做生意。解放前后我的母亲和两个庶母先后去世，在世的兄弟姐妹们都是比较和气相待的，亦时有相聚。

广州沦陷，逃难香港



1937年7月7日日寇侵占了卢沟桥，广州人民群众举行了全市抗日大游行，各种宣传活动声势浩大，街头宣讲，献金活动，不买日本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侵略者，等等已渗入到各学校，培正中学是基督教会学校，似是中立，不让学生参与抗日活动，但游行队伍的口号、写上标语的旗子如狂潮怒涛，直向我的心窝冲过来。我也禁不住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回校拿着传单给班主任蔡雨村老师看，他不仅不责备不处分我，还在全班同学面前鼓励我，引起不少同学要去参加游行，但学校没有批准。同学们有的借口请假，有的在星期天或下课后，一起去参加各种活动。

蔡老师是好老师，他常讲解和教导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日寇的侵略要有不当亡国奴，不畏一切艰苦奋斗，坚强不屈的敌忾同仇的壮志。他和几个老师为我级级社题名为“锋社”，要起到为民

先锋的作用。还为锋社写了锋社歌词，何乐芝音乐老师为歌词谱曲。

还有一位五年级丙班的老师廖寿柏（现在已104岁，见第10页附图），很爱护学生，经常和学生谈笑、打球，上课认真，有学生不守规则，他便循循善诱地对他教导。我们高小级社——锋社就是他同梁寒淡、蔡雨村教师商定的。

解放前后，我的同学，多已出国他们是莫权英、李小觉、周若樵、张仕朴、温可润、许荣光、庞荣光、田华湛、钟荣凯、关肇祉。在香港的有张惇裕、陈锡霖、林克平、莫纪成等。

我与莫权英、李小觉、周若樵、张惇裕、田华湛、钟荣凯都比较多来往，互通书信、电话。

在小学时常同李小觉、莫权英、李坚荣（已去世）、张玉周（不知去向）等好几位同学，到东山寺贝通津的神道学院攀树、打球，玩追踪；张仕朴是与我同班隔邻座位的老同学，也是小狼队（足球）的前锋，周若樵是左锋，他踢



锋社同学在母校创校 123 周年纪念大会上聚会合影。左起：李宝玉、关侠良、莫广智、孙伟斌、余仕雄、杨善存。前坐者：梁瑞涛。

进好几个球，赢了乙班非非队。田华湛解放后在香港曾是同学会会长后迁居澳洲（逝世），抗战时期，他和我在韶关相遇，我因要进东纵，他毫不犹豫地给了我若干路费，我是非常感激的。张惇裕在香港找到了我的电话、地址，经常来电话“煲电话粥”；周若樵这两年都到广州，曾约我品茗，谈心忆旧，并参加锋社同学的聚会；钟荣凯虽居台湾，亦常有来信，倾谈往事，他还保存我在离港时写给锋社同学的一封信，信在《培正通讯》上发表了，有的同学看到都说“很感动”。李小觉迁居加拿大多年，后进了老人院，也很幸福，寄来了

他一家大小的照片，看来不觉老。莫权英是老同学，1 年级便一起肄业，现在美国经营暖通空调工程，时有来信谈及有关同学讯息。

现在，大家都老了，都八十多岁，有的已经九十了。每次锋社在穗同学聚会不多，他们是：关侠良、陈德馨、余仕雄、杨善存、李宝玉、王炳霖、梁瑞涛、孙伟斌，近年来很多都因年老不便参加活动。

在一次，母校举行“薪火相传”大会时，锋社同学推选我当锋社社长，我是很不愿意的，我已九十岁，腿部、心肌都有些毛病，但推却不了，只好代表锋社上台相传。

1937 年 8 月初，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广州，我出于好奇，走上天台观看，两个品字形的飞机共 6 架，耀武扬威地出现在广州上空，轧轧的机声和胡乱射击的高射炮声，再加上电台紧张恐惧战栗的广播声，混杂在一起，使人们更加慌乱。目睹 6 架飞机突然分散俯冲，马上意识到那是投弹了，我飞快地跑到楼下，炸弹声震耳欲聋地轰响了。然而高射炮还在胡乱的射击。据说是轰炸天河机场。报纸、电台却说是没有损失。

直到 1938 年 5、6 月间，日机却连

续地狂轰滥炸广州，房屋、市民惨遭破坏，死伤不少。特别是有人传说（可能是汉奸）日寇雇请意大利机师来轰炸。有1、2次我国战机升空应战，高射炮弹声过后，就听到飞机追击互斗的机枪声，只见两三架飞机（也看不出哪架是我国的）一上一下纵横天空在战。可能日寇的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助，笨重不灵，很快便败走了。

又一次，有一架敌机在我家天台上空盘旋了很久，我在猜测它有什么企图，老在运转。突然，它向着我家斜冲下来，机声震耳，吓得我立即骑着楼梯杆滑下来，一声“轰隆”整座楼房都震动起来，我想不得了，不知是炸在那里，但又侥幸地想，还没炸中我家吧！只见父母弟妹们都吓得躲在楼梯底、桌子下。我猜测这飞机可能是意大利机师驾驶的。大难不死，我又跑上天台观望，见到保安北街那边，浓烟冒起，我猛然想起，国民党将官余汉谋的官邸就在那里，日机就是想炸他。经过几天的轰炸，很多人都纷纷疏散，省港轮船泰山号、佛山号、广九铁路火车，每天都满座。市面店铺大多是上午停业，下午开铺，一听到警报声便立即关铺。但是，抗日救亡活动却在蓬勃开展，话剧、演唱、卖花献金、集会、游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经过多次敌机轰炸、骚扰，我也不怕了，照样补习，照

样上街看宣传活动。

1938年在敌机加紧轰炸中，10月12日已传出日本南支派遣军有7万多人，在惠阳大亚湾登陆，而驻守那里的广东军莫希德部队，却不堪一击便溃逃了。不过一天，惠州便失守，传闻日寇很快会攻入广州。我父母为暂避安全之计，便立即搬回家乡，其实这不是安全之法，家乡在广州珠江南岸，隔江便望见。

那是1938年10月22日清晨，远远传来一阵阵的枪炮声，我们在家乡祖居的天台观望广州，一股股黑烟冒起，忽然望见西北边一幢大楼浓浓的烟火直冲广州上空，村民们纷纷指着“那是长堤大新公司哪，起火了，”为什么国军一枪不响广州便失陷呢？国军溃逃的疑问在小小的心灵上，刺激起对日寇的痛恨，也指责国军的怕死。天空中的太阳被蒙上浓浓的黑烟，熏染得象日本的国徽，村民们都在叹声：“啊！它标志着广州沦陷了。”

广州失陷第七天了，大新公司的烟火还未熄。没预料到，日本仔很快便进入邻村康乐村，村人互相奔告说，有3个日本仔在南边田径追逐一个女人，前面一个快追上时，给基围上的村民开枪打死，后面两个便拖着尸体回康乐村，并传说，被打死那个是什么军曹，说是鹭江村的人开枪打死的，于是日本仔便扬言：



明天来烧鹭江村，为他的军曹报仇。

父母十分惊慌，带领一家大小躲到东村姑母家，次日凌晨忽然听到一连串机关枪声及嗅到一阵阵的烧烟味，原来日本仔真的来烧村了。据说莫氏祖祠也烧着了，父母非常担心会烧到莫氏祖祠隔邻我们的祖屋，怎么办，父亲变得毫无主意。正在焦急，忽然听到村上响起了一片敲脸盆声：“日本仔走了，快出来救火呀！”村人们纷纷拿着水桶、脸盆出动，幸好村中小河正值水涨，很快便将火扑灭。我的堂兄周哥，匆匆跑过来，对我们说：祖屋没事，又说，日本仔在西村捉了10多人，在村后菜地枪杀、刀砍死了。

父母都很心急忙乱，姑母提议即往东南边的新村、土华村躲避一下，母亲即说不行，是否去香港大伯处。父亲找到专门来往港澳的水客（村人称：巡城马），每人60元带我们去香港。就这样匆匆收拾行李，准备起行。

翌日，在往石榴岗的路上，不少附近村民正在拖男带女往东面逃难。我不时回头观望，广州，可爱的家乡，就此沦陷了，心灵受到莫大冲击。一股义愤填膺驱逐日寇的激情在鼓舞着我，一定要打走日本鬼，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我随着家人逃难到了香港，幸好培正中学的领导，让我取得了免费学额，能继续供读。因为走难，学校搬迁，初

中一我便跟不上了，便插班初中二仍然是锋社，所以功课很艰深，尤其是几何这门功课，我便将勤补拙，每晚借着照射着二楼阳台的街灯，拼命计算几何，结果大考成绩中，几何获得65分，勉强合格，阮老师也夸赞我。

这时，香港进步刊物、电影、话剧、演唱、时局座谈会等等，如雨后春笋地开展，我亦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新鲜的进步的液汁，比较通俗易懂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使我阅不释手，当时的《华商报》更是每天必看。韬奋、沈志远、胡绳、范长江等的文章著作，都在吸引着我。有些一知半解的观点、问题，便写信给《知识青年》、《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等的读者版求解，编辑们的解答、回信，使我懂得阅读理论书的方法和怎样做笔记，特别是初步了解和知道了共产主义的肤浅的道理。

就在这个时候，我哥的同学梁子迪又叫梁红从东江出来，他已参加了红军（当时称红军），他向我们谈论了国内外形势，对中共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作了详细的分析，揭露英美对日妥协阴谋。并要求我们尽可能筹募一些御寒衣物给东江红军，我听后立即向亲友、同学筹募到三大包，梁红十分高兴说我们已为抗战立了功。

不久，又通过我哥的同学的介绍认